



小说

我从韩国整容回来，信心倍增。我坚信：容貌可以改变命运。

亲友们对我整容后的模样很不满意，都说太失败了。

我轻蔑于他们的目光短浅，直接去了我想去的城市。

我现在的容貌最适合在这个城市的各个县城寻求发展。我武装好自己后直接来找县长，县长看见我先是愣了一下：“您是……”我抢步上前握住了他的手：“我姐说，到了您这里可以不用自我介绍，直接‘刷脸’就

# 整容

□王冬梅

成了。”县长的大手用力摇了摇：“没问题，我一眼就看出来了，快请座。”在接下来的谈话中，我轻松地就把这个县的一个项目搞定了。

第二天我到了另一个县，把这出“喜相逢”重新演绎了一番，效果还是一样好。

第三天……

没过多久，我的银行卡上就出现了很多喜人的数字。我和县长们做过保证，无论是在招投标的会议上，还是在工程结束的典礼上，我都不会露

面。他们也说了，这对他们、对我姐，都好。

我刚刚熟悉和喜欢上我现在的容貌，这个城市的女市长就被双规了，虽说这个市长和我非亲非故，但这个消息还让我很是沮丧。

我再一次飞到韩国，把一张照片交给美容师：“这个，老规矩，整得八分像就成了。”

这年头儿想指望用容貌来改变命运，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像谁。

# 西城的胡同

□阿勇

我想，对胡同的描述

无外乎用岁月、特质和名字

最宽的“灵境”，大道通衢

两旁树成荫，路上车如潮

最窄的“钱市”，0.6米之处

心胸狭隘的人挤不过去

“三庙街”最古老，出生辽代

江山换了多少茬，它还健在

“棉花”最软却住过最硬的将军

历史总是喜欢运用悖论

郑和在“三不老”留下的三件宝

是否已腾起海上丝绸之路的浪涛

“小石虎”曹雪芹、徐志摩的身影

什么时候随哀婉与幽怨渐渐远去

看它们的名字就知道多么勤劳

“绒线”“油坊”“藕芽”“三角灯”

找那些牌号就找到人生的真谛

“弘善”“正觉”“尚勤”“护国”

“箭杆”还在，箭簇不知何方

“铸钟”敲响了劳动者的歌声

麻雀在灰瓦上跳着写下标点

砖雕、门墩嵌入精美的插图

总有枣树的小红灯笼挑过院墙

总有淡淡花香叩开厚实的街门

金色蝉鸣洗亮了几代人的童年

雪花乐意融化孩子们的笑容

午后寂静，守一河阳光流淌

夜晚安宁，枕一渠月色荡漾

一定是自行车铃声唤醒黎明

一定是飞翔的鸽翅带憧憬远航

一条胡同，一部未结尾的史书

风雨和冷暖，写在时光深处

我只是深深眷恋我生活的家园

情有多么久远，爱就有多么炽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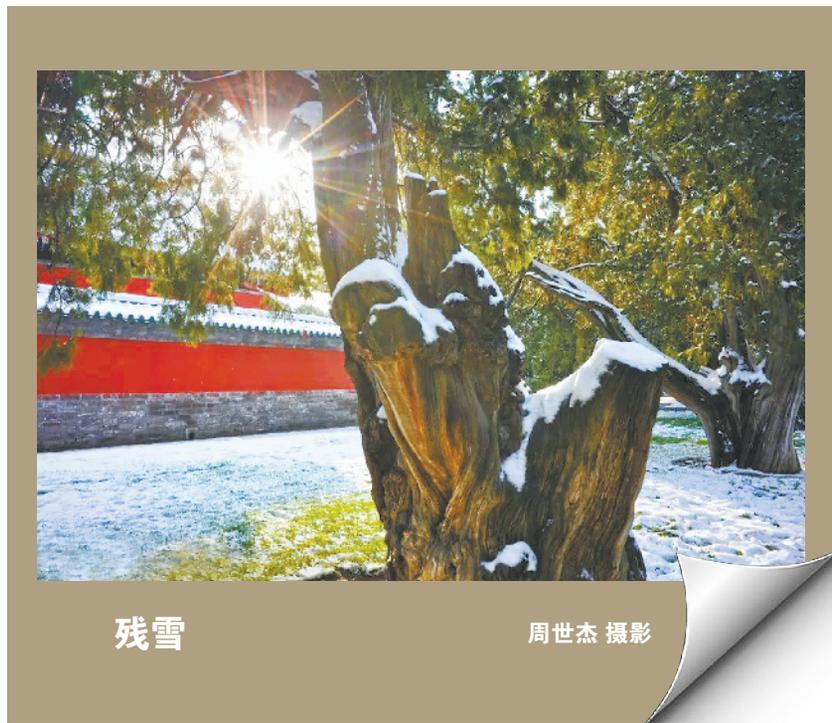
# 北京的雪

□王耀奇

初冬的北京异常的寒冷，持续不断阴的天让人感受不到阳光的温暖。企盼中迎来了久违的雪。一夜间整个北京被皑皑的大雪所覆盖，仿佛进入了梦境，眼前的一切变成了银色的世界，房上树上车上地上满是厚厚的白雪，这突如其来大雪让久居于阴霾之下的人们精神振奋，心情大悦。

谁也想不到，往年盼望已久的雪，渐行渐远的雪，让人失望的雪今冬早就来了，而且来得这么早这么大这么突然，瞬间整个京城就飞舞起洁白的雪花，飘飘洒洒纷纷扬扬如花似玉自天而降，没过多久原本暗无天日雾霾气重的京城就变成了银白色的仙境，让人心醉不已，天地也亮堂了，夜里不用照明依然明如白昼。

令人生畏的雾霾消失了，空气格外清新，天空格外晴朗，阳光格外明媚，人们的心情格外的好，北京的雪景格外美，故宫的角楼飞檐翘起错落有致金瓦红窗每层檐上都盖着厚厚的积雪，层层叠叠白黄红相映生辉分外夺目，围城上下也满是积雪，此时摄影爱好者们总会趋之若鹜地赶来竞相拍照。吸引人眼球的还有北海公园的白塔，塔山上的苍松翠柏挂满了积雪，白山与白塔相互映照，银白上下自成一体，成为北京古今一道特有的风景线。最震撼的莫过于八大岭长城了，雪白的山峦仿佛伏卧着条千里银龙，看到如此壮观的长城雪景，毛泽东曾写下了气壮山河的诗篇，“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残雪

周世杰 摄影



散文

# 柿子红了

□乔健

果树里面，我最喜欢的是柿树。别的树果子都是在夏天或是秋天成熟，像樱桃啊，苹果、桃子、梨什么的，那时节，树还绿，果儿正多，缀满枝头，满眼都是，不觉得新鲜。唯有这柿树，别的果树都摘完了，光了，树下一片狼藉，天儿也凉了，它呢，这才红着脸儿出来“报幕”。

这多少有点儿像做人。喜欢出头露面的，总是在人最多，最热闹的时刻出场，以引人关注，一显其能；而低调的人，随你怎么闹腾，如何显摆，只埋头做自己的事，从不掺和。

因此，我喜欢柿树。

柿树和别的果树不一样，别的果树——比如苹果，梨，桃儿什么的——树身都矮，大部分果实伸手就能够得着。柿树则不然，树身高，挂的果也高，不用专用的工具根本摘不了。

有一年，好像还没入冬，北京下了一场小雪，海淀的几个朋友邀我去凤凰岭看雪，说顺便摘点儿柿子。车从城边儿慢慢悠悠一直开到山里，一

路上，望远山，观近景，“阅尽”山乡雪色。到了终点，嚯，好大一片柿树：叶子脱尽，枝头状如虬爪伸向苍穹，上面的柿子虽已不多，但个个红彤彤，披着一层皑皑的残雪，像是玛瑙。抬眼望去，在蓝色天幕映衬下，煞是好看。

摘柿子的工具我是头一回见，一根长长的竹竿，头上绑一个套了布兜的铁丝圈儿，像个布做的鱼护，碗口大小，摘柿子时，把竿子举起来对准要摘的柿子，向上一冲，柿子就掉进了布兜里，简单而且实用。

小时候，天一冷，北京街头就有卖柿子的。但刚买来的柿子都涩，不能马上吃，得搁在米缸里“溇”，也有人说是和苹果、梨等水果放在一起溇的，但那时一般家里都穷，很少吃水果，就是有也存不住，哪还能留着溇柿子？七十年代初，我在河南信阳听说过有用石灰水浸泡溇柿子的，估计效果会不错。

溇柿子，怎么也得五六七八天的样子，短了不行，脱不了涩。那年

月的孩子亏嘴，等不到柿子溇透了就都拿出来吃，所以，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北京孩子，差不多都有过吃涩柿子的经历。

柿子是北方水果，北京、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都有，品种也多，什么磨盘柿子、莲花柿子、牛心柿子、甜心柿子等等，不下十几个。我上中学时的一位老师说，柿子有一千多个品种，我觉得悬，但几十甚至上百个，倒是极有可能。

柿子有药用价值，我上网查过，有止血凉血，润肺化痰，活血降压以及解酒等功效。

我小时候，家兄经常生口疮，一生就是满嘴起泡，疼得吃不了饭，每遇此，我母亲就到店里买几个挂着白霜的柿饼让他吃，吃了，没两天就好了。

柿子，味儿甜，喜欢吃的人不少，但凡事应该有个度，应该有所忌，听说吃完柿子后不能喝白酒，喝了容易得胃柿石症，不知是真是假。

甭管真假吧，注意点儿好。